

DOI:10.16366/j.cnki.1000-2359.2018.03.019

上博简《曹沫之陈》之“古”字探析

——以先秦“古”“故”字义辨析为中心

张 阳

(中国人民大学 文学院, 北京 100872)

摘要:“古”“故”为古今字,上博简中“故”多写作“古”。《曹沫之陈》“臣是古不敢以古答,然而古亦有大道焉”中即出现三个“古”字,原整理者将前两个“古”字释作“故”,第三个仍释作“古”。但根据上下文可知,第一个“古”字为“故”,后二“古”字却是同一字而非不同的字。经过考察先秦时期“古”“故”之字义,辨析二字作为古今字之字义的流变,《曹沫之陈》中后二“古”字当取“典故”之义的“古”或“故”。鉴于庄公之语中“昔”“今”对举,“□不同矣”所缺之字疑为“今”;而“古”“故”虽皆有“典故”之义,后二“古”字仍取“古”字为佳。

关键词:古;故;字义;典故

作者简介:张阳(1987—),女,河南新乡人,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博士生,主要从事先秦两汉文学文献研究。

中图分类号:H109.2 **文献标识码:**A **文章编号:**1000-2359(2018)03-0113-08 **收稿日期:**2017-09-23

上博简第四册《曹沫之陈》中有这样一段对话(竹简释文用通行字写出,原有符号略去):

……庄公曰:“昔池舶语寡人曰:(第六简)‘君子得之失之,天命。’今异于而(尔)言。”曹沫曰:“□不同矣。臣是古(故)不敢以古(故)答,然而古亦(第七简)又(有)大道焉,必恭俭以得之,而骄泰以失之。君言亡以异于臣之言。君弗尽,臣闻之曰:君(第八简)子以贤称而失之,天命;以亡道称而没身就死,亦天命。不然子以贤称,害(曷)又(有)弗(第九简)得? 害(曷)又(有)弗失?”……(第十简)^{[1]247-249}

其中“臣是古(故)不敢以古(故)答,然而古亦有大道焉”这句话出现了3个“古”字,我们依次称之为“古₁”“古₂”“古₃”,前二者被原整理者释为“故”,后者仍释为“古”。很明显,原整理者认为三个“古”字所指不同,惜而未就此作出详解。不过,可以肯定的是,“是古₁”一词后为曹沫的解释,那么“古₁”理解为“所以,因此”之义的“故”,是没有问题的。而“不敢以古₂答”的原因是“□不同矣”,“古₂”所指与“□”之缺文有关,考证缺文需另作他论,我们先看“古₃”。“古₃”所具有的“大道”即下文所言“必恭俭以得之,而骄泰以失之”,而此处的“得之”“失之”对应的正是前文庄公所引池(施)舶(伯)^①之言——“君子得之失之,天命”;也就是说,庄公认为“君子无论得失都是天命”非人力可以扭转,而曹沫则认为这句话还有更深意的“大道”,即“恭俭”可“得之”而“骄泰”会“失之”。这样一来,“古₃”所指正是“君子得之失之,天命”这句话,同时也透漏出施伯之言是一种“古”。庄公一开始并不相信曹沫,认为昔日施伯所言之“古”异于如今的曹沫之言——“昔施伯语寡人曰:‘君子得之失之,天命。’今异于尔言”,而曹沫面对质疑答以“臣是故不敢以古₂答”,那么“古₂”所指正是与“君子得之失之,天命”一样的某类文献。

综上所述,笔者认为,从语义逻辑上来看,“古₂”“古₃”所指相同,应为同一字,而非原整理者所释“故”“古”两个不同的字。那么先秦时期,“古”“故”各有怎样的字义?二者的区别与联系为何?《曹沫之陈》中后

① 按《国语·齐语》有“施伯,鲁君之谋臣也”,韦昭注“施伯,鲁大夫,惠公之孙,施父之子”。李零据此将“池舶”读为“施伯”,从其说。

二“古”字又到底该为哪一字呢？

一、先秦“古”字之义

“古”字最早出现于甲骨文中，目前学界对其初义的解释众说纷纭。唐兰认为甲骨“古”字的上部分“本象盾形”^[2]；丁山从唐说，并释“古”为“四塞为固之本字，象以盾守关塞之口形”^[3]；林沄将“古”看作会意字：“盾形符号下加一口符，就是强调这个盾不再表示这种物品，而是用来表示这种物品的特性——坚固”^[4]；而朱方圃将“古”读同盾^[5]。孟蓬生则在综合前人的基础上提出，“古”字上部分为“盾”形字符，这个盾形字符是“櫓”（意为大盾）的本字，而非“盾”之本字；且“古”字读音近于该盾形字符，“口”只是古文字当中常见的增饰符号或偏旁而已^[6]。

今人之论说莫衷一是，我们不妨借鉴一下古人的理解，古人虽未见甲骨，但其说或能带给我们意外的启发。许慎的《说文解字》以“从十口，识前言者也”解“古”字构形，段玉裁注云：“识前言者，口也。至于十则展转因袭，是为自古在昔矣。”^[7]⁸⁸简言之即“口”代表言说、“十”代表极多，合起来就是：一代代口口相传的那个久远过去。考之殷周之时“古”字字形，我们发现，“古”字“从十口”这一解析在甲骨时代并不切实，但入周以后多如此构形。故孟蓬生认为，《说文解字》对“古”字的解析，应视为后世对其字构形本意的重新分析，“并不符合商周古文字的实际情况”；并进一步推测，甲骨卜辞中用作人名之“古”为借用，或是“利用系统中的形体羨余造成的区别字”，而后人所谓“古代”的“古”则是此字的假借字^[6]。此说有一定的道理，但还可作另一种理解。朱星《汉语词义简析》中提出一种观点，他认为：“本义可分两种：一种是应用的本义或后起本义，一种是原始的本义，即初义，是古义中最古的。”如“为”之甲骨初文，初义是手牵象服役，引申义“作为”即应用本义，所以“本义不一定是原始义，而是后起义，可能是引申变义”^[8]。按此观点来理解，前文所涉诸家对“古”字构形之解说，当为“古”的“原始本义”探究，讨论的是“古”之初义；而《说文解字》的解释当视作“古”的“后起本义”，也作“应用本义”。

唐兰、徐中舒等释“古”为“贞卜人名”以及“方国名”^①，我们查之《甲骨文合集》《甲骨文合集补编》《甲骨文编》等书发现，甲骨“古”字的确多用作人名或地名。然而，“原始初义只有一个”，人名、地名是为两用，当非“古”之初义；或如朱芳圃、孟蓬生所说，人名仅是“古”被借用的一种情况。因此，人名、地名可视为“古”之“兼义”^②。

此外，少数甲骨卜辞中“古”的含义暂未明确，如“其从王古（甲二一三一）”“不从王古（合九五六〇）”，姚孝遂谓“此类古字用意不明”^[9]²⁹⁴⁷；而某些只字片言的残片中，“古”的用法与含义就更加难以确定。

（二）“古”在先秦文献中的常见字义

囿于甲骨卜辞与青铜铭文的文献特点，商代可知的“古”字多作人名、地名之用，资料的局限难免造成考证的困难，不怪乎学者们为“古”之初义聚讼不已、难成定谳。有鉴于此，我们暂且搁置“古”的初义问题，而综合考察其在先秦文献中的具体应用，重点探讨先秦“古”字的常见义项：

1. 古代；久远的过去

“古”在甲骨时代是否有“古代”“久远的过去”之义暂不明确，但甲骨文中已有类似含义的“昔”字存在。叶玉森谓甲骨“昔”字“取谊于洪水之日”，姚孝遂赞同此说^[9]¹¹⁰⁴⁻¹¹⁰⁶；徐中舒也据此释“昔”作“往日也”“祭名”两义^[10]⁷²⁵。“昔”字的存在证明甲骨时代的先民已有明确的时间意识，“久远的过去”之概念彼时应已存在，“古”字其时已有此义并非不可能。此外，《诗经》中《商颂》的首篇《那》有“自古在昔，先民有作”一句，毛亨传曰：“先王称之曰‘自古’^③，古曰‘在昔’。”表明成诗之际“古”与“昔”同有“过去”之义，那么可据此推定“古”在

① 唐兰认为“古”是“高宗时一个卜人的名字”（唐兰《古文字学导论（增订本）》齐鲁书社1981年版，第211页）；徐中舒释“古”为“贞卜人名”“人名”以及“方国名”（徐中舒《甲骨文字典》，四川辞书出版社1989年版，第217页）。

② 朱星认为：“原始本义初义只有一个，应用本义可以同时有两个。”（《汉语词义简析》第20页）“引申可说变义，假借就不能说变义，或可称‘假变义’，最好称‘兼义’。”（《汉语词义简析》第20页）“至于假借义是同音词、词形而义不相连，所以不能说是变义，可说‘兼义’，但仍可说多义词。”（《汉语词义简析》第17页）

③ “自古”原作“在古”，阮本同。阮元校勘云：“段玉裁云：‘《鲁语》：‘先圣王之传恭，犹不敢专。’称曰‘自古’，古曰‘在昔’，昔曰‘先民’。’”韦注引《传》亦曰：“先王称之曰自古。”然则各本作“在”字，误也。”（阮刻本《十三经注疏》第1346页下栏）

商代已有“古代”之义吗？很遗憾，《商颂》有“商诗说”与“宋诗说”之争^①，是否为商作尚未定论，前之推断也只能作猜测而已。幸而可以肯定的是，西周之“古”字确有此义，“自古……”也成为叙及历史所用的特定句型。如《尚书·周书·立政》“自古商人”、《诗经·周颂·载芟》“振古如兹”、《诗经·小雅·甫田》“自古有年”等。西周文献中此类句式颇为普遍，此后诸子之书《墨子》《管子》《荀子》等，常以“自古(以)及今”之句来强调其观点的绝对与权威；儒家典籍《礼记》《孔子家语》中的“自古有之”，亦是传袭于此。

再看周民族史诗《诗经·大雅·绵》，崔述认为诗中“古公亶父”之“古”同“昔”^②；孙作云^③与杨宽^④亦同此说，并指出《史记·周本纪》称“公亶父”为“古公亶父”或“古公”是不对的，《诗经》皆四字一句，“公亶父”前加一“古”字实为取齐。顾颉刚也在《周人的崛起及其克商》的注释中提到：“‘古’，与《尚书》的‘曰若稽古’相同，是说远古的意思，不是人名，人名只有三个字，即‘公亶父’是周人开国始祖，所以诗才称‘绵绵瓜瓞，民之初生’，决不会从中间的太王讲起，公亶父与周太王为二人。”^[11]撇开“公亶父”“周太王”是否为两人的说法不谈，顾颉刚认为“古公亶父”与“曰若稽古”中“古”为“远古”之义的观点是非常独到的，这一点出土文献也可与之相印证。西周共王时期的《史墙盘》，铭文首句为“曰古文王”，裘锡圭认为《尚书》之“曰若稽古”即演化自此，是“周人叙述古事时用的一种老套头”^[12]。姜昆武也在《诗书成词考释》中专门讨论了这一问题，他指出“曰若稽古”为“周秦旧语”，历来多用之，字偶误为越、粤，“是周之史官用以追述前代史事之例语”^[13]。“长沙子弹库楚帛书”乙篇的开篇“曰(粤)故(古)□羸(包) (戏)”^[14]也是这种句式的流风。

“古”作为一个时间词，被用来泛指早期的历史阶段，在先秦典籍中多以“古之十人、事、物”的形式表现历史的某一方面，称述古人的有：“古之人犹胥训告”（《尚书·无逸》）；“古之人迪惟有夏”（《尚书·立政》）；“古之人无斁”（《诗经·大雅·思齐》）；“续古之人”（《诗经·周颂·良耜》），以及诸子常常言及的“古之圣王/人”“古之君子”等。表现古代的事物，包括制度、典章、道统等，有《左传》中的“古之制也”“古之命也”，《国语》中的“古之法也”“古之训也”，以及《战国策》中的“古之教”“古之道”等。

2. 古时的人、事物

(1) 古时的人：古人；先人

不难看出，前文提到的“古公亶父”“古文王”“古我先王”“古先哲王”等，都是贤明或功绩卓著的祖先，或许是崇古意识的影响，“古”也逐渐被用来代指先人。《左传·昭公二十年》载：“公曰：‘古而无死，其乐若何？’晏子对曰：‘古而无死，则古之乐也，君何得焉？昔爽鸠氏始居此地，季荝因之，有逢伯陵因之，蒲姑氏因之，而后大公因之。古若^⑤无死，爽鸠氏之乐，非君所愿也。……’”对比“古而无死，则古之乐也，君何得焉”与“古若无死，爽鸠氏之乐，非君所愿也”就会发现，“古”在文中指的是“爽鸠氏”等生活在齐地的先民。《论语·阳货》：“古者民有三疾，今也或是之亡也。古之狂也肆，今之狂也荡；古之矜也廉，今之矜也忿戾；古之愚也直，今之愚也诈而已矣。”宋代邢昺疏作：“古之狂也肆者，此下历言三疾也。”^{[15]5487}所谓“三疾”即“狂”“矜”

① 《毛诗序》云：“《那》，祀成汤也。微子至于戴公，其间礼乐废坏，有正考甫者，得《商颂》十二篇于周之大师，以《那》为首。”而《史记·宋微子世家》云：“襄公之时，修行仁义，欲为盟主，其大夫正考父美之，故追道契、汤、高宗、殷所以兴，作《商颂》。”汉代商诗说、宋诗说两说并存，宋诗说占上风。其后欧阳修《诗本义》、朱熹《诗集传》中均取商诗说。清代姚际恒《诗经通论》、马瑞辰《毛诗传笺通释》、陈奂《诗毛氏传疏》、方玉润《诗经原始》中皆主商诗说；但近代皮锡瑞、王先谦都持宋诗说，且王国维《说商颂》中引殷墟甲骨卜辞为证，否定《商颂》为商作，宋诗说蔚然成风。本世纪80年代以来，商诗说重新得到重视，但这一问题至今仍有争议。

② （清）崔述《丰镐考信录》：“‘古公亶父’犹言‘昔公亶父’也。”见（清）崔述撰，顾颉刚编订《崔东壁遗书》（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，第165页下栏）

③ 孙作云《诗经与周代社会研究》文后注释云：“‘公亶父’不能称为‘古公亶父’，或‘古公’。《诗经》四字一句，故在公亶父，前加一‘古’字，以足其文。司马迁不察，在《史记·周本纪》中一再曰‘古公亶父’或‘古公’，这是不对的。”（中华书局1966年版，第31页）

④ 杨宽《西周史》：“公亶父如同公刘、公非、公叔祖类一样，以‘公’为尊称。《史记》称为‘古公亶父’是不对的，《诗经》四字一句，前加‘古’字，是‘昔’的意思。（崔述《丰镐考信录》卷一）称他为太王，是出于文王称王以后的追称。”（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，第40页）

⑤ “若”原作“者”，据阮元校勘记“者作若”而改。（阮刻本《十三经注疏》第4553页下栏）

“愚”^①，“古”指的自然就是民之古者“古人”；学者或释为“古之狂人”“古之矜人”“古之愚人”^②，不免有失贴切。《礼记·祭义》“教民复古复始”“君子复古复始”等句中，“古”皆指“先祖”^③。

(2)古时的事物

1)典故(旧典;旧制;旧例;故实等)

前文提到,《尚书·虞书·尧典》《尚书·虞书·皋陶谟》《逸周书·武穆解》中开篇发端的“曰若稽古”,常被学者当作西周以来追述历史的习惯用语,“古”也被解读为时间词“古代”。章太炎却提出:“《逸周书·武穆解》:曰若稽古,曰‘昭天之道,熙帝之载,揆民之任,夷德之用’云云。此以援引古籍,故云曰若稽古。”^[16]也就是说,不同于多数学者所解读的“古代”之义,章太炎认为“曰若稽古”中的“古”指“古籍”。《诗经·大雅·烝民》“古训是式”,毛传“古,故”,郑笺“故训,先王之遗典也”^[15]^[225]。王浩在文中引此例证明“曰若稽古”当释为“稽查旧典”,“古”即“旧典”^④之义。这些说的都是“古”有旧代典籍之义。还有一类“古”,具体指古代的旧制、旧例。如,《谷梁传·桓公三年》“谨言而退,以是为近古也”^⑤;《公羊传·宣公十五年》“上变古易常”^⑥;《礼记·礼器》“礼也者,反本修古,不忘其初者也”^⑦;《礼记·玉藻》“唯君有黼裘以誓省,大裘非古也”^⑧;《礼记·檀弓》篇中多次提及的“非古也”等。也有一些具体指(有参鉴意义的)古事:《论语·述而》“信而好古”^⑨,《孔丛子^⑩·答问》“敢称古以对”^⑩等。如上,“古”的典籍、旧制、故实等含义皆可用“典故”一词统称之。

2)古代的(事物)

除上所言,“古”还可指古代的道统、文化、思想等。《论语·述而》篇“好古以敏求之者也”中的“古”,邢昺疏作“古道”^⑫,朱熹或以之为“古代的礼乐名物”^⑬,杨伯峻则释为“古代文化”^⑭;《礼记·乐记》篇“君子于是

① (清)刘宝楠《论语正义》引宋翔凤《论语发微》:“狂也,矜也,愚也,皆气质之偏也,古所谓疾也。有肆以救狂,有廉以救矜,有直以救愚,是不失为古之疾也。”(中华书局1990年版,第696页)程树德《论语集释》中引《四书辨疑》:“三疾下文所言是也。气禀之偏,古今之民皆有之。非独古民为然……言古之民行,当时指为暇病者者有三,今民暇病又与古人不同。”(中华书局1990年版,第1224页)

② (宋)朱熹《四书章句集注》:“狂者,志愿太高……;矜者,持守太严……;愚者,暗昧不明……”(中华书局1933年版,第179—180页)杨伯峻《论语译注》:“古代的狂人肆意直言……;古代自己矜持的人还有些不能触犯的地方……;古代的愚人还直率……”(中华书局1980年版,第187页)

③ 《礼记·祭义》(唐)孔颖达正义:“古谓先祖,追而祭之,是复古也。”(阮刻本《十三经注疏》第3462页下栏)

④ 王浩《故、旧典、故府与“曰若稽古”——兼论周穆王时代的文献编纂整理活动》:“则‘古’、‘故’相通,且有‘旧典’、‘先王遗典’之意。‘曰若’为语词,‘稽’为‘查考’之意,则‘古’宜理解为‘故’,即‘旧典’的意思。‘曰若稽古’即查考旧典。”(《西北师大学报(社会科学版)》2015年第5期)

⑤ 《谷梁传·桓公三年》(晋)范宁注:“古谓五帝时。”(唐)杨士勋疏:“今‘谨言而退’,非诘誓之辞,‘相命而信谕’,无盟诅之事,二国能行三王五帝之法,而《传》云近古,明知谓五帝也。”从疏中可知,“近古”当指“接近古代的做法”,“古”即“旧例”。(阮刻本《十三经注疏》第5150页下栏至5151页上栏)

⑥ 《公羊传·宣公十五年》(汉)何休解诂:“上谓宣公,变易公田古常旧制而税亩。”(阮刻本《十三经注疏》第4996页上栏)

⑦ 根据《礼记·礼器》中“反本修古”的前后文可知,“古”指的是周代祭祀中保留玄酒、大羹、用血、生肉等上古遗俗,也就是古代的礼制传统。(唐)孔颖达正义:“反本谓反其本性,修古谓修习于古。”(阮刻本《十三经注疏》第3118页上栏)

⑧ 《礼记·玉藻》(唐)孔颖达正义:“大裘,天子郊服也。礼唯许诸侯服黼裘以誓军众田猎耳,不得用大裘常时有者,非但诸侯用大裘,又有大夫僭用大裘者,故讥之云非古也。”(阮刻本《十三经注疏》第3201页下栏)

⑨ 《论语·述而》(魏)何晏注:“殷贤大夫好述古事。”(宋)邢昺疏:“老彭于时但述修先王之道,而不自制作,笃信而好古事。”(阮刻本《十三经注疏》第5390页上栏)

⑩ 《孔丛子》一书真伪问题由来已久,近年来学界重新考订此书。李学勤在《〈孔子家语〉与汉魏孔氏家学》中以晋皇甫谧之《帝王世纪》引《孔丛子》为据,证明《孔丛子》成书必久;并推测此书“很可能出于孔季彦以下一代”,“很可能陆续成于孔安国、孔伋、孔季彦、孔猛等孔氏学者之手,有着很长的编纂、改动、增补的过程”。黄怀信在《〈孔丛子〉的时代与作者》中参考周中孚的分析、李学勤的思路等,结合史书,考证《孔丛子》材料实有孔鮒手笔,但又有后人最后之编订。李存山比较上博简《孔子诗论》与《孔丛子·记义》中孔子论诗的材料,认为《孔丛子》六卷当出自汉魏孔氏家学,其前三卷可能是先秦孔氏遗文。付亚庶的《〈孔丛子〉伪书辨》则针对几种有代表的传统伪书说,从不同角度对其判伪的材料进行辨析与反驳,从而证明《孔丛子》一书中的确有可靠的先秦资料。

⑪ 《孔丛子·答问》:“万世之福也,敢称古以对。昔周代殷,乃兴灭绝,以为政首。”“敢称古以对”之后的内容为古代的史实,所以“古”当为“典故”义;王钧林、周海生《中华经典藏书·孔丛子》中译为:“请让我引用古代的事例来解答。”(中华书局2009年版,第280页)

⑫ 《论语·述而》(宋)邢昺疏:“但爱好古道,敏疾求学而知之也。”(阮刻本《十三经注疏》第5393页上栏)

⑬ (宋)朱熹《四书章句集注》中引宋代学者尹焞的说法:“尹氏曰:‘孔子以生知之圣,每云好学者,非惟勉人也。盖生而可知者义理尔,若夫礼乐名物、古今事变,亦必待学而后有以验其实也。’”(中华书局,1933年版,第98页)

⑭ 杨伯峻将“好古”译为“爱好古代文化”。(《论语译注》,中华书局1980年版,第72页)

语,于是道古”中的“古”,孔颖达疏作“古乐之道理”^①。此外,“古”也常用来表示古代的道德规范。《左传·文公元年》载:“卫孔达帅师伐晋,君子以为古。古者,越国而谋。”句中第一个“古”,杜预注为“合古之道”^②。《孔丛子·公仪》:“鲁人有公仪僎者,砥节砺行,乐道好古,恬于荣利,不事诸侯,子思与之友。”根据前后文可知“乐道好古”也是公仪僎的高尚情操之一,所以“古”宜释为“古代的道德规范”。《诗经·邶风·日月》“逝不古处”,毛传“古,故也”,郑笺“不以故处,甚违其初时”,孔疏“不以古时恩意处遇之”^{[15]628};朱熹注作“不以古道相处”^[17];方玉润译为“不以古夫妇相处者以处我”^[18];周振甫解作“不用古道和我相处”^[19],诸家皆以古时相处之道解之。

综上所述,“古”在先秦文献中主要有“古代”“先人”“典故”等字义。其中常见“古”释作“故也”,可知“古”“故”二字相通,那么“故”在先秦又有哪些义项呢?

二、先秦“故”字之义

“故”字甲骨未见,但西周早期的大盂鼎铭文中,“古(故)天异(翼)临子”“古(故)丧师已”之“古”^{[20]133}已通作“故”;西周中期的班簋,铭文“唯民亡茁(拙)才(在)彝,昧天令,故亡”中出现“故”的字形;西周晚期的《师询簋》铭文“古(故)亡承于先王”^③，“古”亦通“故”。战国中山王方壶,铭文有“夫古之圣王务在得贤,其次得民。故辞礼敬则贤人至”,其中“古”“故”^{[20]133}二字同时存在。但到“长沙子弹库楚帛书”乙篇中,“曰(粤)故(古)□羸(包)?(戏)”^[14]之“故”又通作“古”;而“上博简”中的“故”多作“古”字形^{[21]261-264},正如《曹沫之陈》中的“臣是古(故)不敢以古答”。

不言而喻,早期的“故”盖作“古”,“古”“故”相通,“故”为“古”的后起孳乳字^④。因考证初义须据初文^⑤，“故”的初文既为“古”,那么此处就不再考究“故”之初义。我们且看“故”的本义,《说文解字》释作“使为之也”,段注:“(故)使为之也,今俗云原故是也。凡为之必有使之者,使之而为之则成故事矣。引申之为故旧。”^{[7]123}简言之,故的本义“使为之”即“原故”,进而延伸出“故事”“故旧”之意。那么,先秦文献中的真实情况又是如何?

1.原(缘)故,原因

先秦文献中,“原故”之义的“故”极为常见,《诗经》中尤为突出:《大雅·云汉》的“胡宁瘖我以旱?僎不知其故”,《小雅·采薇》的“靡室靡家,玁狁之故”,《小雅·我行其野》的“昏姻之故,言就尔居”,《邶风·式微》的“微君之故,胡为乎中露”,以及《郑风·狡童》的“维子之故,使我不能餐兮”等,这些诗句中的“故”皆表示原因、原故。此外,《尚书·商书·盘庚》篇的“亦惟汝故,以丕从厥志”^⑥,《周易·坤》篇的“非一朝一夕之故,其所由来者渐矣”^⑦等,句中之“故”亦是“原故”义。

《墨子·经上》:“故,所得而后成也。”孙诒让诂:“此言故之为辞,凡事因得此而成彼之谓,墨子说与许义正同。”^{[22]308}正如孙诂中所透漏之迹象——因“得此”之“故”而“成彼”事,“故”又衍生出连词的“因此,所以”之义。如,《尚书》中《酒诰》篇的“故天降丧于殷”,《西伯戡黎》篇的“故天弃我”;《周易》中常见的“故曰某”“故

① 《礼记·乐记》(唐)孔颖达正义:“于是道古,言君子作乐之时,亦谓说古乐之道理也。”(阮刻本《十三经注疏》第3334页下栏)

② 《左传·文公元年》(汉)杜预注:“合古之道,而失今事霸主之礼,故国失其邑,身见执辱。”(唐)孔颖达等正义曰:“《释例》云:‘卫孔达为政,不共盟主,兴兵于邻国,受讨丧邑,窘而告陈。虽从陈之谋,仅得自定以谋而济,故君子但言合古,而不释其尤也。’刘炫云:‘春秋之时,天子微弱,霸主秉德刑以长诸侯,诸侯从时命以事霸主,大字小,小事大,所以相保持也。晋之与卫小大不同,而耻于受屈,望以疆获免,明王在上,理在可然,度时之宜,则非善计。君子以为合古之道,失当今之宜,亦不言其谋全非礼也。’”(阮刻本《十三经注疏》第3988页上栏)

③ 何景成《论师询簋的史实和年代》中通过比较唐兰、陈梦家、李学勤、彭裕商、郭沫若、黄盛璋、刘启益、朱凤瀚等人的观点,从师酉和师询的关系、师询与师询簋的先后两方面分析,并结合形制与用语特点推断师询簋大致为“(周)夷王元年”。(《南方文物》2008年第4期)释文参考周宝宏《西周师询簋铭文汇释》。(《中国文字研究》2005年第六辑,第26-31页)

④ 姚孝遂:“古通作故,盖初本作古,至于‘故’‘诂’等皆为后起孳乳字。”(于省吾主编,姚孝遂按语编撰《甲骨文字诂林》,中华书局1999年版,第四册,第2947页)

⑤ 朱星:“今天要考出初义只能在文字上找出初文,由初文而定初义。”(《汉语词义简析》第19页)又言:“本义容易考明,初义不易,因初义必须据初文(初形)。”(《汉语词义简析》第20页)

⑥ 疑此句或断作“亦惟汝,故以丕从厥志”。阮刻本《十三经注疏》第362页上栏,《尚书·商书·盘庚》(魏)王肃,伪孔安国传:“言我顺和怀此新邑,欲利汝众,故大从其志而徙之。”孔颖达正义:“盘庚言,我顺于道理,和协汝众,归怀此新邑者,非直为我王家,亦惟利汝众,故为此大从我本志而迁徙,不有疑也。”以二人之注疏来看,“故”字当从下句为连词“所以”义,但在此句中作“缘故”讲亦通。

⑦ 《周易·坤》(唐)孔颖达正义:“言弑君弑父非一朝一夕率然而起,其祸患所从来者,积渐久远矣。”(阮刻本《十三经注疏》第33页下栏)

谓之某”“故受之以某”^①；以及《左传》中的“故书”“故不书”^②等。

2. 旧时的人、事物

(1) 旧时的人

1) 故人；旧友

《诗经·小雅·正月》“召彼故老，讯之占梦”中的“故老”，郑玄笺作“元老”^③；又《汉书·艺文志》云：“古制，书必同文，不知则阙，问诸故老。”由此推知，“召彼故老”中的“故老”当指老臣、旧臣。《周礼·天官·大宰》：“以八统诏王驭万民，一曰亲亲，二曰敬故。”郑玄注：“敬故，不慢旧也。”贾公彦疏：“二曰敬故者，君与民皆须恭敬故旧朋友。”^{[15]1391}此义又见于《周礼·秋官·小司寇》的“以八辟丽邦法，附刑罚，一曰议亲之辟，二曰议故之辟”，郑玄注：“故，谓旧知也。郑司农云：‘故旧不遗，则民不偷。’”^{[15]1886}进而可知，“故”又有“故人”“旧识”之义。

2) 先人

“故”同“古”，亦有“先人”之义。《谷梁传·襄公九年》载：“春，宋灾。外灾不志，此其志，何也？故宋也。”范宁注：“故犹先也，孔子之先宋人。”

(2) 旧时的事物

1) 典故(旧典；旧制；旧例；故事)

《左传·定公十年》载孔子谓梁丘据：“齐鲁之故，吾子何不闻焉？”其中的“故”杜预注作“旧典”^{[15]4665}。《国语·鲁语》记载：“哀姜至，公使大夫、宗妇觐用币。宗人夏父展曰：‘非故也。’”韦昭注：“故，故事也。”^{[23]147}对比《左传·庄公二十四年》所载“秋，哀姜至。公使宗妇觐，用币，非礼也”^{[15]3861}，这个“故事”指一种旧有的礼制。成玄英将《庄子·天运》“变化齐一，不主故常”中的“故常”疏作“守故而执常”^{[24]508}，对比前文提及的“上变古易常”^④，“故常”之义自是同于“古常”，皆指旧例。

2) 旧的(事物)

“故”还指与“新”相对的义项：过时的或陈旧的。《周易·杂卦》有“革，去故也；鼎，取新也”^{[15]202}，“故”即泛指陈旧的事物；而《论语·为政》的“温故而知新”，朱熹认为具体指“旧所闻”^⑤。

3. 事；事情

所谓“旧典”“旧制”“旧例”皆“旧事”，即“故事”也。或基于此，“故”又被用来泛指“事”，常作“事故”一词来言。韦昭注《国语·晋语八》“诸侯之故求治之，不求致”时，明言“故，事也”^{[23]431}。《周易·系辞上》载有“仰以观于天文，俯以察于地理，是故知幽明之故”，后一“故”字孔颖达疏作“故谓事也”，即“用《易》道仰观俯察”后，而知“无形之幽，有形之明”之“事故”^⑥，“事故”也是“事”的意思；此义又见于该篇“感而遂通天下之故”的孔疏，疏作“故，谓事故，言通天下万事也”^⑦。“事故”一词并非孔颖达之时所有，魏王弼、晋韩康伯注《系辞下》“又明于忧患与故”时，也作“故，事故也”^{[15]187}。早在《周礼》中亦出现“事故”一词，《秋官·小行人》篇有“凡此五物者，治其事故”，孙诒让注：“此五者并诸侯邦交之余事，此官皆以法令治之。”^{[25]3006}原句与孙注皆为宾语前置的句子，原句可变为“治凡此五物者之事故”，孙注也可理解为“此官皆以法令治此五者并诸侯邦交之余事”，“事故”所指也是“事”。

由上可知，先秦的“故”有“故事”和“事故”两义，前者指典故旧事，后者或为同义复合词，仅指“事”。

4. 意外；灾祸

《孟子·尽心上》“父母俱存，兄弟无故”的“故”杨伯峻译为“灾患”^⑧。《国语·郑语》记载：“桓公为司徒，

① 《周易·系辞下》有“故曰爻”“故曰物”“故曰文”；《周易·说卦》有“故谓之长男”“故谓之长女”“故谓之中男”“故谓之中女”“故谓之少男”“故谓之少女”；《周易·序卦》有“故受之以蒙”“故受之以需”“故受之以屯”“故受之以师”等。

② 《左传·成公八年》：“冬，杞叔姬卒。来归自杞，故书。”《左传·襄公二十八年》：“王人來告喪，問崩日，以甲寅告，故書之。”《左传·襄公三十年》：“既而無歸於宋，故不書其人。”《左传·哀公十二年》：“昭公娶于吳，故不書姓。”

③ (汉)郑玄笺云：“君臣在朝，侮慢元老，召之不問政事，但問占夢。”(阮刻本《十三經注疏》第949頁上欄)

④ 《公羊傳·宣公十五年》：“上變古易常。”(汉)何休解詁：“上謂宣公，變易公田古常舊制而稅田。”(阮刻本《十三經注疏》第4996頁上欄)

⑤ (宋)朱熹《四書章句集注》：“故者，舊所聞。”(中華書局1933年版，第57頁)

⑥ 孔穎達疏：“故謂事也，故以用《易》道仰觀俯察，知無形之幽，有形之明，義理事故也。”(阮刻本《十三經注疏》第160頁上欄)

⑦ 《周易·系辭上》“易，無思也，無為也，寂然不動，感而遂通天下之故。”(阮刻本《十三經注疏》第167頁下欄至168頁上欄)

⑧ 楊伯峻《孟子譯注》：“《禮記·曲禮》云：‘君無故，玉不去身。’鄭玄注云：‘故，災患喪病也。’今日之言‘事故’，即此‘故’字。”(中華書局1960年，第309頁)

甚得周众与东土之人，问于史伯曰：‘王室多故，余惧及焉，其何所可以逃死？’”“故”韦昭注作“犹难也”^{[23]460}，指王室多灾难。《谷梁传》将《春秋》中记公子之卒的情况分为两类：日或不日。凡正常死亡者《春秋》记卒日，《谷梁传》以此为常例即“正也”；如《庄公三十二年》的“冬，十月乙未，子般卒。子卒日，正也；不日，故也。有所见则日”；以及《文公十八年》记载的“冬，十月，子卒。子卒不日，故也”。子般^①与子赤皆为乱臣贼子所弑，应记以变例即“不日，故也”，晋范宁注此作“故，杀也。不称杀，讳也”^{[15]5233}，也就是说非正常死亡的情况即为“故”。

5. 指古代

《庄子·秋水》：“证向今故。”西晋郭象注：“向，明也。今故，犹古今。”^{[24]569}此中之“故”当通“古代”之“古”。

综上所述，“故”有“原故”“故人”“典故”“意外”等字义，除“原故”“意外”及“因此”之义外，其它义项几与“古”之义项相重合，这也是“古”“故”作为古今字，处于并行时期的正常现象。同时，说明春秋战国之际是二字分化的重要时期。那么这一时期，“古”“故”之间的义项是如何流转演变的？二字有何联系与区别？

三、“古”“故”二字之区别与联系

我们回过头来看一下，《说文解字注》中段玉裁对许慎所言“古，故也”的注解是：“按故者，凡事之所以然，而所以然皆备于古。故曰：古，故也。”又云：“（故）使为之也，今俗云‘原故’是也。”那么，“故”即事情之所以如此的“原因”“道理”（“事之所以然”），亦即使事情发生的“原故”（“使为之也”），但为什么“古”会具备这个“原故”（“所以然皆备于古”）呢？段玉裁认为：“凡为之必有使之者，使之而为之则成故事矣。”这样一来，“原故”即所谓“使之者”是“古”所具备的，也就是人们可从“古”中找到“为之”的缘由、准则或道理，这里的“古”自然是有借鉴意义的“古代的事”，即“典故”；而所谓的缘由、准则和道理就是“事之所以然”的“原故”，按着这个“原故”去做就能成为“故事”，这个“故事”由“典故”演化而来，自是“典故”的一种。

先秦之人是否真的从“古”中寻找行事原则？《尚书·君牙》篇提到：“君牙，乃惟由先正旧典时式。”孔颖达疏作：“惟当奉用先世正官之法，诸臣所行故事旧典，於是法则之。”讲的就是当遵循先代旧典行事。《国语·鲁语下》记载：“以《那》为首，其辑之乱曰：‘自古在昔，先民有作。温恭朝夕，执事有恪。’先圣王之传恭，犹不敢专，称曰‘自古’，古曰‘在昔’，昔曰‘先民’。”“先圣王”以《诗经·商颂·那》“传恭”，《那》即先代圣王垂训之作，先圣王训教犹据“自古”“在昔”“先民”而言，说明“古”有权威性和指导性，人们须依“古”行事。《国语·鲁语上》又载：“哀姜至，公使大夫、宗妇觐用币。宗人夏父展曰：‘非故也。’公曰：‘君作故。’对曰：‘君作而顺则故之，逆则亦书其逆也。臣从有司，惧逆之书于后也，故不敢不告。……’”^{[23]147}齐哀姜嫁鲁庄公时，庄公命大夫、宗妇用币作为见面礼拜见哀姜，违背了“男女有别”的旧制，所以夏父展说“非故也”，“故”韦昭注作“故事也”。鲁庄公认为君王之言行皆可为“故”，即“君作故”，但夏父展却认为“君作而顺则故之”，强调君王的言行只有符合礼制，才能成为后世遵循之“故”。《国语·周语上》：“赋事行刑，必问於遗训而咨於故实。”韦昭注：“故实，故事之是者。”也就是说人们依照旧典“故实”作为言行指南，所行之事也能成为后世之“故事”。

有鉴于前文之分析，“古”“故”二字之关系可以归纳出以下几点。

1. “古”“故”字义一致时二字通用

先秦时期“古”“故”作为古今字，许多字义是相近甚至是重合的，故而两字时常通用。如《诗经·大雅·烝民》之“古训是式”，毛传、郑笺皆以“古”为“故”；而“长沙子弹库楚帛书”乙篇中的“曰（粤）故（古）□赢雷（包）？（戏）”，以及《庄子·秋水》篇的“证向今故（古）”，“故”实为“古”。所以“古”“故”在表示“古代”“先人”“典故”等相同字义的情况下，二字通用。

2. “故”所表示的时间下限低于“古”

“古”“故”既为古今字，必然发生分化，这种分化造成的区别有：“故”所表示的时间下限要晚于“古”字，“古”一般指久远的过去，但“故”可指较近的过去。如“古”的“古人”“先人”皆是时代较远的人物，而“故”的“故人”则可指同时代之人。同理，“古”所指称的典故一般是遥远时代的典章制度与故实，而“故”却可指代较近时代的。正如前文解释“古”之“典故”义时，所举之“古”至少为前代之事；而《鲁语》中的“君作故”，当世君

① 《春秋·庄公三十二年》子般虽死于非命，但子般之卒书“日”，（唐）杨士勋疏云：“闵公不书即位，是见继弑者也。故庆父弑子般，子般可以日卒，不待不日而显。”（阮刻本《十三经注疏》5233 页上栏）

主便可自创先例，树立“故”之典范。

3.“故”字本身字义的演化

“故”作为孳乳字，在不同的时代背景下又衍生出新的字义。如，“故”由“典故”中的“故事”之义而泛指“事”；又由“典故”所包含“旧例，常例”之义衍生出相反的字义，即“非常例”的“意外”。同时，“典故”含有后世行事之“原故，缘由”，于此“故”又延伸出用作连词的诸多义项。

事实上，古今字的字义转移问题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论题，这当中相同或相近的字义，最后是由古今字中的哪个字作为专用符号记录，并无强制规则而是约定俗成的；故而在古今字混用之时，二者字义的归属与界限并非是截然分明的。因此，上述论证仅是笔者就个人理解所作之推论，“古”的本义、“古”“故”之关系以及“故”的字义演变等问题，皆有待进一步研究。

结语

考证完先秦时期“古”“故”的字义问题，我们再回看文章之初所困惑的《曹沫之陈》的“古”字问题。前文我们推论出：“古₁”为“故”字，“是故”即“因此”义；“古₂”“古₃”指某类文献，对照随后所考证的“古”“故”之义项，显然“典故”一义最为符合。然而“古”“故”二字皆有“典故”义，哪个字更为合适呢？原文中，庄公以“昔”“今”对比向曹沫提出质疑，认为曹沫今时之言不同于昔日施伯所言之“古”，“古”具有一定的权威性才会被用作参照，而曹沫解释说是因为“□”不同所以不敢以“古”答。那么，笔者从逻辑上推测此缺字或为“今”，即曹沫认为当今情况不同了，故不敢用旧时的典章文献来对答。如此一来，“古₂”“古₃”宜取“古”字，一方面表示“典故”之义，一方面又与“今”相对应，而“不敢以古答”之表述与前所提及之“敢称古以对”（《孔丛子·答问》）如出一辙，当无不可。故而，曹沫之言当作“[今]不同矣。臣是故不敢以古答，然而古亦有大道焉”，后二“古”字仍取“古”字为佳。

参考文献：

- [1]马承源.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(四)[M].上海:上海古籍出版社,2004.
- [2]唐兰.论周昭王时期的青铜器铭刻[G]//中华书局编辑部.古文字研究(第二辑).北京:中华书局,1981:48.
- [3]丁山.殷商氏族方国志[M].北京:中华书局,1999:146-147.
- [4]林沄.说干、盾[G]//安徽大学古文字研究室.古文字研究(第二十二辑).北京:中华书局,2000:94-95.
- [5]朱芳圃.殷周文字释丛[M].北京:中华书局,1962:7.
- [6]孟蓬生.说“櫓”——兼论“古”字的构形本意[J].中国文字研究,2007(2).
- [7]许慎.段玉裁.说文解字注[M].上海:上海古籍出版社,1981.
- [8]朱星.汉语词义简析[M].武汉:湖北人民出版社,1981:20.
- [9]于省吾,姚孝遂.甲骨文字诂林[M].北京:中华书局,1996.
- [10]徐中舒.甲骨文字典[M].成都:四川辞书出版社,1989.
- [11]顾颉刚.国史讲话:上古[M].上海:上海人民出版社,2015:81.
- [12]裘锡圭.史墙盘铭解释[J].文物,1978(3).
- [13]姜昆武.诗书成词考释[M].济南:齐鲁书社,1989:352-355.
- [14]李零.长沙子弹库战国楚帛书研究[M].北京:中华书局,1985:64.
- [15]阮元.十三经注疏(清嘉庆刊本)[M].北京:中华书局,2009.
- [16]章太炎.诸祖耿.太炎先生尚书说[M].北京:中华书局,2013:49.
- [17]朱熹.诗集传[M].北京:中华书局,1958:17.
- [18]方玉润,李先耕.诗经原始[M].北京:中华书局,1986:126.
- [19]周振甫.诗经译注[M].北京:中华书局,2002:41.
- [20]容庚,张振林,马国权.金文编.[M]北京:中华书局,1985.
- [21]饶宗颐,徐在国.上博藏战国楚竹书字汇[M].北京: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,合肥:安徽大学出版社,2012.
- [22]孙诒让,孙启治.墨子闲诂[M].北京:中华书局,2001.
- [23]徐元诰,王树民,沈长云.国语集解[M].北京:中华书局,2002:147.
- [24]郭庆藩,王孝鱼.庄子集释[M].北京:中华书局,2012.
- [25]孙诒让,王文锦,陈玉霞.周礼正义[M].北京:中华书局,2013.